

关注

在木板上如何画下莲花

何向阳



生活如若可以形容为一块“木板”的话,对于一个作家而言,他(她)的使命是,在这木板上如何画下“莲花”。

不能不说,这些话是我最近阅读一部小说而带来的启发。这部小说也不是什么新作,而是2013年发表于《中国作家》第3期的《木板上的莲花》

吴文君的《木板上的莲花》,写的是一个叫紫芳的女性,作为医疗队员支援松廊镇工作,事故发生的时间大约在1978年,与她同时在镇上工作的还有鞠医生、药房小谢、护士小孙等等

小说到此戛然而止。但在叙事上还是埋下了许多伏笔,而最关键的一笔是,当时取药的小谢是在停电的情况下借着手电筒的微光去取的

这部小说让我深受感动的,还有围绕这个有着巨大的牺牲心和包容性的主人公紫芳的心理刻画,它多是通过自然环境的描写而完成的

新媒体时代,和年轻人聊聊天

8月2日,微信公众号“莫言”推送了首篇文章《我为什么叫“莫言”》。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中,作家莫言以幽默而真挚的语言,介绍自己笔名的由来

莫言开设公众号,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热点。稍加注意就会发现,这股热潮的推动者和参与者,大多数都是热爱文学的年轻人

在回答“为什么想跟年轻人聊聊天”时,莫言说:“我想向年轻人学习……从而使自己不被这个时代过早地淘汰

这并不是莫言第一次接触新媒体。早在2009年,莫言就开通了微博账号,尽管更新频率不高,但一直和网友保持着互动

罗建森

的确,这是一个有关“救赎”的故事。是一个在灵魂的意义上不回避拷问的故事,是一个将心放在火焰中最终经由淬火而将生命交付给爱的故事

这个故事从内核讲也是一个有关“救赎”的故事,它通过一枚钥匙的送还,以及李生没有认出“瘦子”却一直认识李生,两人在车上有散漫的对话

文学究其实而言,不仅在写出现实的真实性,同时也在进行着一种善的劝告。从这个角度再看草白的作品,会有一些相近的感悟

与这部发表于《大家》2020年第1期的小说给人留下隐忍而阴郁的印象不同,小说《新年快乐》同样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,但要明快得多

“西北风在蓝色工棚的顶上猛烈而无休止地吹刮着……使得铁皮屋子都晃动起来,震得窗户和床架咣当响。”

“冬天里很少有那么白的云,纯粹,不含任何杂质,好像这云下的人始终生活在永恒之中,他们一直都是这么过日子的。”

我想和年轻人聊聊天

“现代主义只有从思想降格为方法,新诗才会变得更加出色。”这是诗人黄梵在《新诗五十条》中所做的论断

文学创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,文学作品及其所带来的思考,同样也是严肃甚至沉重的,很多人不愿意去接触这份严肃和沉重

不必担心当下的年轻人是否还会关心和热爱文学,莫言公众号下的评论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在微博,有一批如“俄罗斯文学bot”“法国文学bot”“英国文学bot”“日本文学bot”等以分享推介优秀世界文学作品为主要目的的账号

文学创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,文学作品及其所带来的思考,同样也是严肃甚至沉重的,很多人不愿意去接触这份严肃和沉重

不必担心当下的年轻人是否还会关心和热爱文学,莫言公众号下的评论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在微博,有一批如“俄罗斯文学bot”“法国文学bot”“英国文学bot”“日本文学bot”等以分享推介优秀世界文学作品为主要目的的账号

“太阳照在那堵矮墙上,淡黄色的阳光发出淡雅而均匀的光芒,这是一年中最后一天的阳光。”

不是吗?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基本的善意,在广阔的时间中,总是要比因了种种困厄而一时的亏欠要重要的多呵

《嫉妒》这篇小说的写作相对于此前张玲玲的创作而言,是一次有难度的尝试。它用了两条线交汇又分离的写法,写了许静仪、谷雪两位女性自1997年至今的成长史、生活史

小说在对女性成长经历的密集揭示中,仍然谨记对主人公深层心理的探索,小说中关于梦境的书写多次出现,“她不知道这些梦究竟意味着什么,也不知道该和谁谈论,她只知道自己正磕磕绊绊地在这条漆黑的甬道走着,无法找到出口”

不少作者似乎回避谈论诗歌的写作方法和技巧,仿佛在新诗领域谈论技艺是一件自降身份的事情

创作想法在落实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变形,只能通过持之以恒的实践和反思来应对

一堂诗歌写作的必修课

汗青

不少作者似乎回避谈论诗歌的写作方法和技巧,仿佛在新诗领域谈论技艺是一件自降身份的事情

新诗写作的入门课程本可以开设一个学期,甚至更长,但黄梵给了自己极大的挑战——用四堂课的时间,教会零基础学员写作完整的新诗

创作规范与世俗的规矩一样,和人性之间都有一种紧张关系。作者认为,我们的作品既不能太过陌生化,亦不可走向同质化

成长中的那些感受也是极度遵循心理的真实的,比如,“时间不像其他人那样,经几乎令人察觉不到的速度流逝,而是站在一条艰险湍急的河流中,河流下数不清的岩礁和水草,随时都可能割伤她,绊倒她,但她却没有办法去回避”

1998年王安忆的这部小说,我可以断言,1986年出生的张玲玲未必读过,张玲玲那时才12岁,但相距20年的光阴,却未能阻隔她们作为两代作家的思索

所以,在这篇评论浙江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将要作结的时候,我仍想引用王安忆在《忧伤的年代》中的一段文字:

就在这一刻,舞台上的追光亮起了,我好像看见了那孩子,初出家门,在这里茫然地地滑

这可能正是写作的意义。当然,这也是作家在日常中寻找永恒的秘密。在木板上,那朵莲花悄悄地开放,并发出了圣洁的、微弱的光

求新鲜性与安全感,追寻“既熟悉又陌生”的感觉,现代写作便以此为基础展开

第二章至第四章则是从诗句写作到全诗写作的具体方法。这些训练法能够帮助写作者迅速掌握新诗“陌生化”的各项技巧

但黄梵也认为,即便古典意象有如此突出的优点,它也会陷入象征过于单一的困境

新诗的节奏与音乐性往往是写作者容易忽视的问题,书中给出了运用重复、叠句等基本技巧的练习方案

诚如黄梵所言:“诗歌是一切写作的起点和终点。”他也从另一视角阐释了诗歌写作在文学创作中的位置:“诗歌写作相当于基础科学中的基础学科,比如数学”